

籌辦夷務始末

籌辦夷務始末卷之五十二

咸豐十年庚申五月甲午。

諭軍機大臣等本日據何桂清奏徐有壬照會英佛欲借英兵防
守蘇州該首咨以必須何總督來滬而商方能定議何桂清已
坐輪船前往上海商辦各等語英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
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此舉純膠已極此事斷不可行恐何桂
清仍申前說著薛煥即飭吳煦等告知該夷徐有壬已死此事
毋庸再議即或該夷情願入江相助亦當婉言拒之以杜後患
然來此機會正好籠絡該夷相機開導就我一切範圍不但永
息兵端亦可消弭無窮後患是為至要

閩浙總督慶端。福建巡撫瑞瑣。奏接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蔡潤澤。署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報暎國大輪戰船一隻。內載華民九百餘人。夾兵四百餘名。由廣東香港。前來廈門。於閏三月二十一日未刻進口。探聞該船欲往天津。當即會派幹練員弁兵役。在於沿港各口岸。嚴密防範等情。並據福建廈門同知俞林。稟報前來。擊伏。奏。暎。咭。喇。夷人。現與佛夷各駕兵船。駛入浙江定海。前據甯紹台道梁恭辰。稟報。即經督慶端。咨請浙江撫臣王有齡。就近委員前往查辦。一面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查照。並將籌辦情形。由驛馳奏。旋准。

何桂清鈔摺咨會。該夷意在用兵。復經琴等密飭閩浙兩省沿海水陸文武設法嚴防。以杜窺伺。茲映咭喇復有兵船經過廈門。欲往天津。是其心懷已測。已可概見。除再密行沿海各文武嚴加防範外。並飛咨

欽差大臣兩江督臣何桂清暨幫辦五口通商事宜巡撫銜江甯布政使薛煥。查照辦理。

硃批知道了。

乙未山東巡撫文煜奏。竊查前據具報。佛夷上岸紮營。張貼偽示。尚不滋鬧等情。即理由五百里馳奏。一面飭委候補知府董步雲候補遊擊定順。並准登州鎮咨會。遵照前

咨。派委該鎮中軍遊擊劉奉祥。水師後營把總尚萬春等
馳往。欽遵前奉

諭旨。委為開導。該夷是何情形。尚未復到。茲又據轉報。該夷前占
張姓房屋。後又占據比鄰劉姓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
別無動靜。嗣於二十一日巳刻。又聞東南洋面。駛來大輪
船二隻。仍泊之梁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
見有馬匹。又逼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挾制通商
之意。各等情。前來。仍嚴飭暫為羈縻。總不可先行開釁。且
俟委員復到。該夷是何意見。是何言語。再行奏請

訓示。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英船駛至煙臺山下。持械登岸。並張貼偽示。已委員前往妥辦。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等。反覆開導。勸其將船隻撤回上海矣。本日據文煜奏。續報該英人占房屋。並於山下開井二眼。又自東南大埠駛來大輪船二隻。仍泊之罘島。該船撤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迄今各鋪戶。曾伊洋錢使用各等語。英人占房鑿井。搬移馬鞍。逼買洋錢種種情形。殊有挾制通商之意。文煜接奉前旨。諒已遵照妥辦。著仍飭前派之委員董步雲等。諭以此處並非通商之地。勸其速回上海。至洋錢一節。上年英兵船駛至湖北。因民間不用洋錢。廢然而返。山東事同一例。可告以民間素不使用。難於相

係。否則必致啟釁。該夫既有馬鞍。恐於附近地方。購買馬匹。或
肆行擄掠。著密飭該處商民。不得行使洋錢。賣給馬匹。並防其
登岸擄搶。其煙臺近處。如福山等縣地方。均宜預備官兵。暗中
設伏。以備臨時策應。免致倉猝為所襲踞。其內地民。合接濟食
物。私行交易。仍須隨時查察。嚴行禁止。毋稍大意。

又

諭。前據文煜奏。韓夫五姓船隻。駛至煙臺山下。約有三四千人。持
械上岸。於山上紮營。並張貼偽示。尚無滋擾。已派署青州府知
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當經諭令該撫。飭令該員等。諭該
夷。以上午曾經知照該國。按味喇堅換約之事。商辦。未據答覆。

今驟然帶兵前來。查該處並非通商之地。亦非商辦換約處所。未便久留。應即回上海。向欽差大臣商議。向其妥為開導。本日復據文煜奏。該夷自占踞張姓房屋後。復占踞比鄰劉姓房屋。於山下開井二眼。二十一日巳刻。東南洋面。復駛來大輪船二隻。仍泊之梁島。並由該船搬下馬鞍二三百盤。並未見有馬匹。又逼令各鋪戶。買伊洋錢使用。似有挾制通商之意等語。夷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煙臺地方。上岸紮營。並陸續占踞民房。實屬心存巨測。現已飭令文煜。亟為防範。該夷既攜帶多兵。恐以煙臺為屯聚之處。仍欲駛往天津。及山海關等處。肆行滋擾。價格林沁等。於大沽海防。業已辦理周妥。其附近各

海口情形。仍著隨時偵探。僅該夷等或實有欲用馬匹來虛鈔
裝情事。應如何設法堵禦。即著該大臣等。豫為籌畫布置為要。
丙申。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努前准金州副都統希拉布咨報。和尚
島青泥窪等處。於四月初七日至十四等日。先後到來火
輪船四隻。劫帶商船二十隻。當經努將通飭嚴防。委員查
探。並調兵赴金堵禦各隊。由疊次由驛奏報在案。旋接該
副都統咨報。青泥窪灣內。於十六日。復到大輪船二隻。劫
帶商船三隻。已將前劫之船。砍去船桅。塗成白色者七隻。
並於附近海岸。掘井取水。又准咨稱。該夷火輪船。時向口

外洋面遊奕仍復駛回停泊。又據瞭望汛官稟報二十日午刻見夷人將劫來商船放行一隻向和尚島海口駛去。是日亥刻被劫商船內忽有一隻火起該夷立將起火之船推出羣船之外登時焚燬。二十一日未刻又有夷船二隻駛入青泥窪灣內停泊前後共計青泥窪海口到來火輪夷船八隻被劫商船二十三隻除放行一隻焚燬一隻外現餘船二十一隻等情陸續咨報前來並據查探夷情委員回防稟稱金州和尚島西南青泥窪海口距城六十餘里其火輪夷船與被劫商船停泊處所距岸約五六里該處係屬海套地方空間一面靠山三面臨海灣內既可

窩藏。出時復能暢駛。且逼近洋面。進退最為便捷。青泥窪附近居民。恐其驚擾。俱已逃避。該夷輒以十數人。攜帶洋礮。洋槍等械。駕駛杉板小船登岸。在山坡鑿井取水。並赴坐近村屯。買掠食物。其被劫船戶。現已陸續登岸。經地方官訊供。資遣等情。餘與該副都統咨報。大略相符。茲於二十五日。據金州協領同知詳稱。訊明被劫漕船八隻。據船戶楊振聲。王世臻。陳國瑾。蕭志盛。姚莘田。陳祝南。高應春。周兆寅等供稱。該船八隻。共計裝運漕米一萬一千八百餘石。行至山東洋面。先後被火輪船搶劫。各船水手。驚跳落水者五十七名。不知下落。該夷將船帶至金州海口。連

清未貨物二併扣留。僅放者民人等登岸。其奉平燕等。尚
船十二隻。亦係在洋被劫。均照訊取確供。分別遣留酌量
給價撫恤等情。詳報前來。等查漕船八隻。既經查訊明確。
委係在洋被劫。應即咨會直隸兩江督臣。驗未大臣。分別
查覈辦理。現在被劫難商。紛紛登岸。此項船戶水手。原非
安分之人。聚集日久。難免另生枝節。當此海防喫緊。未便
任其逗留。所有被劫漕船商船各者民水手。仍飭該地方
官查驗照票。隨時斟酌遣留。各令回籍。以免滋事。惟該夷
劫搶清未。據掠商船。兇悍已極。情殊巨測。且偵知青泥窪
係荒僻處所。向不設墩駐兵。遂將所劫船隻。帶至該處窩

留改造。近復登岸鑿井入村覓食。雖無別項滋擾。而夫情
詭譎。尤不可不加意提防。伏思金州大小海口共十九處。
分防各汛。兵力較單。業經督飭調熊岳兵三百名馳赴金
州。已於二十一日到防。藉資守禦。並咨覆該副都統。及劉
飭旗民地方官。嚴禁附近居民。接濟飲食。以免勾結。則該
夷雖兇悍奸狡。似無所用其伎倆。至田莊臺兩岸三營。現
在僅有防兵一千二百名。此外尚有省城。及遼陽州蓋州
牛莊等處。備調兵一千名。原擬即時到防。第省中官兵除
坐臺守卡各項差遣外。存城之兵。已屬無多。而東邊一帶。
金匪聚散靡常。西路盜賊時復竊發。均須派員帶兵分往。

駐紮。則省中之兵。亦應留城駐守。不可多調。以重根本。紮現仍督飭在防將弁。並濱海各口。一體嚴行戒備。設若有警。即將省城及附近挑備官兵。飛調來防。以資應援。

殊地。知道了。嚴諭濱海居民。斷不准接濟食物。並禁其錢貨互換。吉林將軍景鴻奏。竊紮前據濱江委員副都統銜協領巴林保等報稱。二月二十三日。有夷人百餘名。分駕爬犁十八張。裝載烏槍等械。由奇哈奔赴烏蘇哩。復有夷人十餘名。突至卡所聲稱。深恨三姓。不准貨換。致絕口糧。遂將官兵食物搶掠一空。無法攔阻。並聞該夷欲將卡官連吉拉明阿等。全行截留。備作要挾通商地步等情。經紮飛調該

員等折回。一面密飭黑河口總巡協領輯順設法接應。萬勿受其牽制。尤須偵探行蹤。嗣據巴林保等報稱。行抵薛爾固左近。探有夷人截阻。遂將船留。交弁兵。駕駛前進。該員等由南岸繞越二十餘里。尋舟回至黑河口。旋據輯順等報稱。卡倫官兵現已撤回。分選赫哲生守。以通聲息。並據北路巡探赫哲保福報稱。閏三月初七日早。黑河口左岸色雲地方。有夷官一員。夷人一名。乘三板船一隻。駛抵上毛力地方。探詢卡官何往。保福答稱。近有山場許多。民人分在松花江南岸。漁獵為生。甚屬充穰。因卡官不能攔阻。外夷侵占內地。逼令官兵回城。派我守卡。該夷遂即折

四日酉時。又來夷人七名。乘三板船一隻。攜帶烏槍一桿。和客悅包。問保福。民人約有多少。有無槍礮等械。保福答稱。足有三萬餘。槍礮刀矛。無不廣備。該夷用千里眼各處瞭望。頗有畏蕙之狀。言及我等在此久居。惟求活命。復託保福。見民人代說。我居岸北。他在江南。彼此取和。各無猜疑。言畢而回。又據來路巡探赫哲。永起報稱。閏三月十三日。黑河口以下。夷人四名。駕船一隻。裝載烏槍四桿。包裹等項。駛至南岸。向永起商議貨換。該赫哲答以無物可易。遂稱爾即無物。我們即欲西往換貨。永起告以新來民人利害。你們去無生路。惟時正值變裝獵戶八十名。出口巡

察被該妻望見。形色驚惶。勿忙折回。又據赫哲噶山達扎拉西。及天布拉。二人投營。聲訴扎拉。原在江左彪爾郭地方居住。本年正月間。扎拉外出捕獵未歸。有夫人二名。攜帶洋呢哈喇入室。戲謔妻妾不從。一夫順拾鐵錘奔毆。扎拉之妻見事允儀。即持柴斧向抵。二人驚跑後。復來夫人三名。將扎拉妻妾。縛置雪地。拌碎飯鍋。並焚其房。經比鄰赫哲勸散。扎拉旋歸。即移於江右額圖地方。與族人同居。忽一日有夷人十數名。邀同扎拉。去見赫爾圖夷官面商。不容推辭。扎拉無法。跟往見該夷官。甚言勸慰。言爾若歸順俄國。定為官長。如敢拘執。立即殺死。扎拉被逼無奈。誓

且屈從。託言我既為官。須管夫人事務。夫官元詐。事多靠
其總理。扎拉見有大礙。四暮。休其礙。以並不沈。查詢係木
銀。鐵信。外以銅。葉。包。裹。扎拉即令演。放。果。夫。稱。大。藥。只。有
五。函。使。盡。無。處。購。買。並。據。不。夫。與。扎。拉。泣。訴。我。等。被。木。首
逼。勒。到。此。天。寒。無。糧。凍。餓。死。者。過。多。當。向。查。詢。木。首。之。意
何。居。該。夫。等。聲。稱。木。首。本。非。俄。國。人。係。外。國。投。誠。官。陞。極
品。深。悉。此。地。空。閒。又。兼。南。省。未。靖。由。俄。國。討。要。多。人。國。費
此。地。與。俄。主。阿。林。三。達。拉。均。分。近。來。國。王。聞。得。人。死。過。眾
以。故。不。肯。再。撥。祇。留。我。等。在。此。只。可。束。手。待。斃。等。語。扎。拉
本。係。滿。洲。所。屬。豈。肯。隨。從。外。夷。今。聞。大。營。在。此。情。甘。設。法

邊來叨求收留。該協領見其情詞懇切。賞給煙酒等物。善言開導。令將各赫哲招撫搬入松花江之內。茲於四月初六日。自黑河口以下。至閭辰奇哈達。扎拉春屬。共移來三十戶。男婦子女二百六十九名口。並牲畜船隻。均安置松花江上游南岸。分台居住。聽候當差。又接赫哲噶山達特。莫仲烏隆阿等報稱。閏三月二十五。四月初六等日。由黑龍江下駛大小船十五隻。男婦九十五名口。牛三條。馬十匹。順流東下各等情。先後飛報前來。竊伏查赫哲一項。性本柔弱。原在松花江兩岸。以捕魚為業。安居多年。近被俄夷侵擾。弁逃力難支持。殊堪憫愴。然其間良莠不齊。或者

利總其驅使。或畏威強逼。勉從。終非甘心情願。誓曾屬湯
頓輯順。收撫赫哲。務須不吝賞項。以供驅策。茲報業有三
十戶。遣來黑河口左近。未足以助我兵。又據甯古塔署
副都統佐領富新。呈據進防變裝官恩特尉明祿報稱。該
弁行抵哲魯馬地方。在興開湖西岸。見有俄夫新建房三
所。堆積羊草數千捆。未空將其房革焚燬。復進至恰博子
地方。在興開湖北岸。見夷房二所。亦即燒燬無事。又據輝
春署協領台斐音阿報稱。閏三月初五日。海岸摩闊。歲地
方。突來大輪船一隻。傍岸未久。旋即開行。不知所向。留人
三十餘名。三板船二隻。銅破二尊。鐵車一輛。鐵架一箇。黑

牛黑馬各一匹。以及雞犬食糧大捨等械。就海嶼支搭帳房二架。經該署協領親往盤詰。語不可辨。迨十八日。忽有夷人數名。撐駕小船。駛赴海洋去訖。餘則看守器物。報經督飛飭該署協領督率官兵西丹以及牲丁。加意嚴防。無論何項夷人。斷不准登岸。一面行令甯古塔。不時偵探。以備策應。再查俄夷要求通商為急務者。原為接濟口糧。占居山場起見。督上年曾經奏明三姓嚴禁貨換。如敢違犯。請照軍法從事。本平山場招集人夫均已詳諭申明。一律示禁。並函囑持事欽。轉飭喫理。不得任其貨換米麵。以杜協播。惟該夷因患乏食。輒敢搶掠尋釁。復欲截留人員。是

其恃強欺官。情堪痛恨。迨見赫哲守卡。詢悉民眾刁頑。即行驚惶奔脫。雖表情變詐。難以遽信。而傳聞左岸居處。有懼吉林山場野人之論。並非無因。黑木哩變岳幅。殺擒異帶。貪心莫測。即其有所見聞。亦未必肯輕去烏蘇哩而撤來人。第無論其如何詭計。舉動與否。則在我嚴防進守。以速待勞。諒亦足以禦侮。

舉滿又奏。查己革副都統吉拉明阿。隨在滾江。加示。該線俄夫搶掠卡所食糧。將官兵連該革員一併撤回。免受牽累。有傷體制。惟吉拉明阿在防。加示。已十閱月。而該夫毫無改悔。實非義理所能感化。現據富呢揚阿。已林保報稱。

該員患病屬實。起立需人。合無仰懇

天恩。可否暫令回籍調理之處。出自

聖主道格

鴻慈。

諭軍機大臣等。景瀉奏。俄兵搶掠尋覺。現將卡倫官兵撤回。招撫
林哲代。遞等情。一摺。俄兵由奇哈突。赴烏蘇。哩卡倫。搶掠食物。
並欲將卡官等截。紹業。經景瀉。將該官兵等撤回。分派林哲生
守。復據林哲保福等報稱。該夷屢來探問。兵數民情。以頗畏懼。
復有夷人。感誦扎拉委委。懇請人勸散。該夷報將扎拉。逸去。強
令歸順。扎拉即在彼探悉。木肯與俄王意見未合。所率夷眾亦

肯怨恨木酋之語。隨復送回。求協領輯順收歸。已令將各赫哲
招撫。搬入松花江內地。其甯古塔地方。有夷人房屋草堆。經恩
騎尉明祿燒燬。亦無他事各等情。俄夷到處游歇。意圖肆擾。一
經官兵等虛言恐嚇。該夷即行飲述。看此情形。是將山內之人
招出。頗有裨益。至扎拉投回。所稱眾夷抱怨木酋一切情形。足
見究係滿洲所屬。不肯甘從外夷。雖彼時被脅所迫。始終不忘
根本。實堪嘉尚。然亦須詳查。如係誠心投回。並非甘為該夷所
仗。該將軍等務當妥為安置。即將松花江上游南岸空曠之地。
撥給開墾。以全生業。惟該夷率眾深入。斷不能多攜糧食。惟有
嚴禁居民人等。不得接濟食物。並不准將錢貨互換。則必窮而

思返即着景濬等剴切曉諭毋許陽奉陰違儻該夷因斷其接濟放行搶掠則實自彼開應恣肆民人與之理論若並不取強事則不值自我啟釁如敢有戲謔民婦等事則有徹卜勒幅舊案雖至毆斃彼亦無詞惟烏蘇哩等處該夷不能得志或往他處亦未可定並着景濬等嚴密偵探加意嚴防無稍疏懈再烏蘇哩該谷空闊之處早為招民間墾使該夷無所期望是為至要另片奏已奉副都統吉拉明阿患病可否釋回等語吉拉明阿如病已閱數月著准其釋放回籍

半世進撫銜調任江蘇布政使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
二日欽奉

殊批該兩國一欲戰一欲和。足徵其實。不欲戰。礙難開口。此機關不可失也。欽此。同日奉到四月初九日寄

諭一道。伏思臣自四月初六日回滬。其時即值常州無錫賊勢猖獗。蘇州又相繼不守。通省人心驚惶。滬上商民無不搥胸。遠避夷人耳目。最近一時。度欲立起變端。幸吳煦妥為安撫。尚未滋事。四月十七日。督臣何桂清到滬。即同臣等接見。吳首嗜魯斯。該首夜郎自大。所言皆無情理。經何桂清與臣等反覆開導。毫不悔悟。提及和好二字。彼則言並無和好。告以公事總須互商。方能有益。彼則云並無商量。如欲完結。祇有前致軍機大臣所索四條。概予准行。否則打

仗別無二說。再向刺導。默然不答。佛首喃喃。不肯見
面。但其刺使呀吐。請來督臣何桂清處。據稱如有要言。告
知呀菴。即與面談。無異。及見呀吐。請所言亦與佛首相同。
而於駐京一說。尤堅決不破。告以上年天津之役。爾國並
未附和。中國與爾素敦和好。呀首則謂上年赴津換約。俾
連國輪而行。該國並未帶兵。何以英國到彼。尚有人送照
會上船。獨該國無人理之。是中國將彼比於屬國。不肯以
平禮相待。所以該國王立意決戰。無可商量等語。何桂清
答以佛首上年赴津。直隸臣總督派人尋覓。欲與接見。因
洋面寬闊。未經尋獲其船。並非輕待佛首。呀首又稱。願爾

余。嗚。嗚。不。日。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斷。不。在。上。海。停。留。
外。省。大。臣。亦。不。能。主。持。此。事。詞。真。狂。矣。已。極。味。首。咩。若。喻。
現。亦。未。定。與。匪。等。接。晤。據。稱。該。首。亦。要。赴。津。臣。等。告。以。爾。
國。公。事。業。已。辦。竣。向。其。阻。止。而。該。首。則。謂。嗚。嗚。既。到。天。津。
我。亦。必。須。前。往。容。看。該。首。之。意。雖。非。有。心。作。事。亦。不。能。代。
我。出。力。今。嗚。嗚。二。首。既。聯。為。一。氣。又。何。我。軍。情。萬。緊。脅。和。
之。念。愈。堅。雖。經。何。桂。清。督。同。臣。等。而。為。開。導。又。暗。囑。華。商。
設。法。化。解。奈。夷。情。執。拗。較。前。尤。甚。明。係。知。我。大。營。全。軍。解。
體。恃。彼。兵。力。已。強。肆。無。顧。忌。任。意。要。求。實。非。情。理。所。能。感。
悟。現。探。得。嗚。兵。已。陸續。屯。紮。山。東。之。成。山。嗚。兵。已。紮。成。山。

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頭首嘴首到來即同北駛。臣惟有
矢盡血忱相機設法再隨同何桂清實力開導。總冀挽回
一分即盡一分心死斷不敢稍存諉卸自外

生成以期仰副

聖主履念邊防之至意

兩江總督何桂清著浙江巡撫王有齡奏。竊蘇州失守大
局決裂。及臣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各緣由。於四月十六
日。恭摺由驛馳奏在案。臣等伏查蘇州危迫之時。江蘇撫
臣徐有壬。焦急無計。飛札新調蘇藩司薛煥。蘇松太道吳
煦。請借英法二國兵赴省救援。並准閩郡紳士韓崇彭

慈格汪藻潘儀鳳等公稟特委署蘇州府知府吳雲蒼札
催調乃吳雲甫到滬蘇州遲聞不守臣何桂清於劉河
舟次接據吳照達捕盜局輪船飛請迅去商辦即於十七
日晚間抵滬詢知吳照等正飭華商與該首會議多方曉
勸尚無端倪迨臣何桂清接見吳首清和子有如是言即雖將此說去以守報何以外復又百般警
解阻其北駛該首總執上海無可商議之說百折不回並
稱和議事大必先進京換約從前天津原定五十二條及
今春照會軍機處所請四條只須分別准駁二字准則仍
歸和好駁則立即開仗等語現聞該二國兵船均由通商
各口紛紛北駛吳船泊於山東成山洋面佛船泊於成山

對峙之朝鮮洋島。總計兵船百餘隻。水陸夾兵四萬餘人。不日即有舉動。先經吳煦等探悉。該首等密謀。欲別由山海關以內登岸。直趨京師。並分股抄襲大沽。復路人欲分擾山東登州萊州等處。臺疆奏報在案。惟津沽防禦嚴密。斷無可虞。而兵燹一開。不特處處為其牽制。抑且兵連禍結。恐無已時。近日蘇浙在港貿易各商。亦再四商懇該首發兵。雖急於救蘇。實可暗消北釁。該首則謂情願幫助。但伊國與師動眾。專為雪恥而來。若先為我勦賊。何以轉報國主之辭。回答其意。固係以兵費扣。就目前情形而論。所可深慮者。尚不僅此。現在東南要害。均為賊踞。蘇省已無

一兵一糧。全境空虛。固已無從措手。縱有援兵四集。糧餉從何籌辦。軍火槍礮從何置備。思之焦灼如焚。值此逆賊猖狂。若偵知夷黨未解。勢必重利啖夷。乘機勾結。該夷志在牟利。不顧順逆。萬一不為我用。轉為賊用。一經與賊勾連。賊與夷串成一氣。勢必水陸分擾。南北皆危。自粵逆竄踞金陵。該夷亦時時探詢賊情。其中如公使夷官。及正派商人。為知身逆實係盜賊。而夷類甚雜。良莠不一。昨經吳煦訪知夷人刊傳一書。標題太平天國。令人繕譯。大略皆記粵匪舉動。此即已通線索之確據也。即如上海一隅。本係夷人通商之地。昨經吳煦二酋派兵巡防。係為保衛夷

房起見。經吳照設法。羈縻亦派營兵會堵。尚屬相安。第現在賊勢蔓延。四面圍逼。此海濱一隅。何能獨支。現在罷市已久。貨不流通。關稅釐捐。一無所出。且大營廣募。紛紛逃來。資遣不淨。其所以不即變亂者。賴有速定和議。借兵助順一說耳。若並此不辦。不待賊來。立即瓦解。非為賊有。即為夷踞。東南半壁。從此更難挽回。即欲求港議和。亦無駐足之地。臣等若再瞻顧忌諱。知而不言。誤

國之罪更重。雖萬死不足以蔽辜。為今日計。惟有亟為安撫夷人。堅其和議。俯如所請。使知

大皇帝通格天恩。動其感激之心。絕其勾結之念。乘勢勸其助順。

勒職於南北軍務。或可稍挽危機。臣等非不知後患滋多。此時勢急定議。必為天下罪人。然即不全該吏助。而夷兵北去。更恐徧肆滋擾。蓋兩害相形。則取其輕也。且查喚佛二首天津原立和約。本照桂良等奏奉

恩旨照准。至今春喚佛二首各請四條。因在原議之外。半係逞其虛悔。不過為爭氣爭臉起見。其賠費一屬。果能代為勒職。則償費無殊犒賞。尚出有因。能保全大局。斷不致盡東南之利也。臣等早夜密籌。成則真有挽回。不成則南北局勢。曷堪設想。不得已。瀝陳實在情形。仰乞

皇上天恩。適格從權。可否准將喚佛二首原定天津條約。及續訂

各四款。俯予照辦。庶幾南北兩蒙。可期立時消釋。所有該
首等進京換約事宜。即遵

旨飭令薛煥迅速北上。由海道前進。妥為料理。以全大局。臣等不

勝惶恐侍

命之至

諭單據大臣等薛煥奏。嘆併聯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並據何桂
清。王有齡奏。南北皆危。至宜撫吏勦賊等語。嘆併二奏。知江南
大營潰退。蘇常等處。相繼失陷。愈形狂悖。本在意中。何桂清又
至上海與噶喇斯商議。無怪該夷夜郎自大。肆意要求。江南賊
勢雖張。現在調集各路援兵。自能力圖規復。若藉資夷力。更使

該夷擬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何桂清。主有齡所請。斷難允行。前據薛煥奏。英首領囑陸道經傳。因該國主一意主戰。額首已回。復該國主不來中國。此次噶首等又稱。額首陸道經不日仍來中國。其中不無可乘之機。所稱立即赴津。斷不在上海停留。亦未可盡信。何桂清。率經督問。薛煥。現著欽差大臣。責無旁貸。務須在上海妥為辦理。不可往來徒報夷情。尤不可為何桂清。豫為開脫。所有夷務。即着探明。額首等。立到上海。即遵前奉諭旨。則切開導。其有轉機。固不可因蘇常失陷。稍示以弱。亦不可激之北。致啟兵端。操縱之機。全在該署大臣。悉心籌畫。不得意存推諉。有負委任。味夷業經換約。何以亦欲赴津。顯與奕

昨兩粵暗中勾結。若至天津。誤傷我粵船隻。必致有所藉口。着薛煥詳細告知。毋令前位。是為至要。

又

諭何桂清。王有齡。抗城危急。並請撫粵勦賊。各摺片。粵人欲入長江。我方必欲阻止。豈可招之使來。徐有壬。照會英。欲借粵兵防守蘇州。何桂清前赴上海商辦。此舉已極。已諭薛煥。婉言拒阻。江南賊勢難張。現在調集各路復兵。自能力圖規復。若借資夷兵。使該夷輕視中國。後患何可勝言。所請安撫粵人。勸其助順。勦賊之處。應毋庸議。

又

諭本日據薛煥奏。漢佛聯為一氣。狂悖愈甚。一摺。據得何桂清到
滬。見嗜嗜斯。反覆開導。毫無悔悟。佛夷呀吐。所言亦與嗜首
相同。人稱。願爾啞。嗜囉。仍來中國。立即赴津辦事。味首嗜若。喻
亦要赴津等語。漢佛兩夷。因江南大營潰退。愈肆恫喝。據得漢
兵已屯紮山東之成山。佛夷亦紮成山對峙之高麗洋島。一俟
順首嗜首到來。即行北駛。著僧格林沁。恆福。隨時偵探。密為防
範。其山海關一帶。亦應一體嚴防。佛夷已占踞烟臺地方。文煜
前派署青州府知府董步雲等。前往詢問來意。著即督飭該員
妥速辦理。並於各海口認真嚴防。以免該夷登岸滋擾。是為至
要。原摺著鈔給閱看。

士寘

欽差大臣科爾沁親王僧格林沁直隸總督恆福奏竊查大沽海防最關緊要即使將來喫拂就撫之後夷情詭詐反覆靡常海口設防亦不容稍涉大意咸豐八年原議除大沽協存營官兵一千六百名外添設水師兵一千四百名統歸三千名之數以期嚴防嗣因募補不敷定額人將操練無成之兵隨時開革今止脩尚堪教演者一千九百名若必欲募補足額勢必有名無實現在所轄京兵在防及各處調防馬步官兵固屬足資捍衛惟思撫局一定自應將各路官兵全行撤回抑或他處需兵移緩就急大沽海口僅

存此水師一千九百名。實不足以展

京師門戶。擊等再四思。雖不得不早作將來永久嚴防之計。查現在調到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曾經派員赴津點驗。據稱老弱居多。復經派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署天津鎮總兵冷慶。前往逐細核選。復據稟稱。此次官兵。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或軟弱疲病。或技藝生疏。伏思此項軟弱之兵。留於津郡。實難得力。况近年以來。南北情形。迥不相同。南方多事。而兵單。北方完善。而兵厚。當此征調紛繁。

國帑支絀之時。自應因地制宜。變通辦理。查京城八旗。生齒

日繁。兵額有一定限制。年壯旗丁。挑補錢糧。缺少人多。謀食既艱。練習必惰。即使得缺。亦難望其弓馬嫻熟。弩等惡味之見。可否將調到北鎮官兵內。老弱者一千名。撤回原籍。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十名額種餉。撥歸直省。將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一體挑選平力精壯。能習技藝之養育兵。開散一千名。再由八旗滿洲。蒙古漢軍。每旗揀派年壯三品至七品世職二員。管帶赴津。弩等再擇其勤慎有為。或曾經出師者。督率訓練槍箭技藝。必可得力。現今海口兵力較厚。即在天津防守。一俟夷務定局。大兵凱撤。此項兵丁。即可移紮大沽。以

足三千之數。仍令春分到防。結凍回京。不令久守海疆。以昭體恤。俟該兵到防之時。京中各旗營所出護軍馬甲之缺。一由京挑。一由外補。將此技藝嫺熟之兵。一經補缺。即令回旗當差。再由京旗選拔精壯。來防操練。不特津防得有一千精壯之兵。且京中各營所得之兵。亦堪拱衛。如此一轉移間。庶兵歸實用。鈎無虛糜。於京外操防。似有裨益。僧格林沁等又奏。竊等於本月初三日。承准軍機大臣密寄。五月初二日奉

上諭。奕人船隻。久在山東洋面遊駛。茲復於烟臺地方。上岸紮營等因。欽此。查哪夷現在山東烟臺地方。紮營紮寨。占住民

房屯聚英兵。故作前來報復之狀。其中難保必無英國之
人。揆度英情。欲和無由。欲戰難操。必勝。自去年至今。百端
恐嚇。不過要我言和。伊等便可乘勢奢求。數月以來。總未
遂其統計。英佛曾言十二月內。必要報復。彈指英佛兵敗。
至今已屆一年。若不肯有此舉動。其勢無顏以對諸夷。所以
英首頓囑。年速回國。如今在烟臺屯兵。又不露英國之
名。種種情形。皆是自留議和地步。此時若責成上海。迎機
善導。或可就我範圍。僅英佛決意報復。或直犯大沽。或由
祁口北塘馬步登岸。繞紮我後。現在祁口北塘。迫復添設
營盤。唐兒沽挑築濠牆。安兵防守。逼為犖勢。臨時多設偵

探一經見有夷船。即令兩營馬隊節節策應。誘其深入。合
兵會剿。大沽海口。現又續造萬斤鐵炮。連前已足密排。茲
有天津被擄民船。登岸回津。訊據聲稱。伊駕船為生。由工
海賣貨回津。於四月初七日。在山東烟臺。迤東洋面。遇見
夷船一隻。將伊船擄去。帶赴奉天金州地面。將舵工水手
全行逐下。伊即搭船回津。曾見該夷將船舵截去一半。船
而周圍豎立板牆。上釘牛皮。塗以白灰。以備打仗。現已劫
去沙街各船四十餘隻。聞得意欲劫擄百隻。方足使用。設
使該夷用所擄之船。連成一處。來湖擁進。聞我防具。有此
鐵箄層層密布。足資攔擋。查雙港礮臺。原因當年夷人懸

援海口。轟塌礮臺。天津亦無可守之地。是以權在雙港。安設礮臺營壘。以防水路。今津郡環濠已成。海河兩岸礮臺工竣。已將雙港各營礮位。全數運赴天津。分設兩岸礮臺礮洞。水陸兼防。以省兵力。其雙港礮臺營壘。仍留作為虛營。以壯聲勢。所調山西兵二千名。天津鎮標兵一千名。及該處蘆團練勇。均已分守天津環濠。所有前項官兵。均應派員管帶。查署天津鎮總兵冷慶。現在海口帶兵。天津道孫治。亦在海口總辦糧臺。均未能兼顧。勞等即就近扎委長蘆鹽運使崇厚管帶。以資採訪。並飭各項官兵嚴密防範。是天津布置。亦可無虞矣。惟惟是兵船既停泊烟臺。走

兵上岸紮營。有鞍馬。行蹤巨測。水陸相距大沽。皆不甚遠。督等除督飭各營將弁晝夜嚴防。及飭令西凌河。增慶。慎選官兵。沿海偵探。妥為防範。外並於天津。靜海。鹽山。慶。豐。沿邊添設馬棚。絡繹馳報。復經飛咨山東巡撫文煜。速飭登州鎮道。由烟臺至直隸慶雲一帶。妥設馬棚。逐日將夷人動靜飛報。務大營。以便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並令該撫轉飭登州鎮道。嚴飭各州縣。禁止毋許賣給馬匹。以杜該夷詭計。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僧格林沁等奏。請調撥防兵。變通辦理一摺。據稱

現調山西北鎮官兵二千名。其尚堪教演者僅有一千名。其餘一千名。輟弱疲病。技藝生疏。甚難得加。請將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撤回原省。交山西撫臣分別裁汰。將此一千名額設糧餉撥歸直省。即在京旗滿洲蒙古漢軍並內務府三旗及演藝各營挑選精壯養育兵閑散一十名充額。揀員管帶赴津訓練。以資守禦等語。山西到防官兵。半多疲弱。該大臣等力籌整頓。量為轉移。欲由京旗挑補精壯足額。自係為添兵節餉起見。推現在該處撫局未定。未便議及善後章程。此項老弱官兵一千名。著該大臣等撤回山西原省。交英桂分別裁汰。仍著英桂另挑精壯官兵一千名。調赴天津防所。以足原額。所請由京旗挑選

壯丁。以為水人嚴防之計。看俟該吏就撫後。再行裁辦。

癸卯。山東巡撫文煜奏。竊臣前將佛克占房黎井。紮營出示各緣由。恭摺奏報後。續據具報。該吏人占民房數處。並由船上搬下屋架木料。蓋屋數座。聞有兵兵前往附近村莊搶掠雞鴨食物。經鄉團聚眾逐回。吏首聞知。即將吏兵懲治。故據該吏逃集該處鋪戶。囑為轉請福山縣。前往議事。並稱如或不往。該吏即帶兵進城。詢以所議何事。據云非伊等鋪戶所知。該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因其轉囑懇請。如或不往。轉令該吏有所持詞。遂一面稟聞。一面即於二十七日。往見該吏首。據云。伊等在上海。奉伊國孟總統。令

其來此候示。本國和好交易。近因海著魚騰。船上不便居住。是以登岸紮營。不料各鋪紛紛關閉。勸囑不從。懇請未此開導各鋪。令其照常生理。免致釀成禍端等語。該縣答以和好交易。係在上海會議。此間縣汛各員。未敢擅專。且地方土瘠民貧。恐亦無甚買賣。至於各鋪關閉。係屬畏懼兵威。如果兵各歸寨。與民無犯。應可令其照常安業。該夷首均各首肯。詢以何日撤營歸船。開放何處。據稱。須候伊孟總統之令。伊等不敢自主。復詢以有無兵船在後。據稱。船尚不少。各等語。該縣因其並無他議。起身欲行。該首等送至營外而回。該縣乘間探有夷營。唯積大陰。不計其數。

烟臺山上。設有火礮三座。山下船上。火礮甚多。並有驃馬十餘頭。匹。前報之馬鞍二三百盤。今卻不見。統計是酋夷兵不下三四千人名等情。其時委員董步雲亦已起程。臣又分別咨札登州鎮道。催飭各該委員等一體趕緊會同馳往。並將兩次欽奉

硃批

諭旨均經分別咨行。欽遵妥辦。並咨會該鎮於本標附近福山一帶。察看夷船所不能到之區。抽撥官兵前往暗中設伏。以期近捷。其餘實無可調之兵。因又分行前遵

諭旨挑備官兵二千名之各營分知照。擬先以此撥備策應。臣查

夫兵既經擄搶雞鴨等情已可見其食物之不充裕更慮嚴禁居民私售食物杜其接濟俾令不能久留惟不可與以可乘之隙致使藉詞反顏搶取臣擬如其情形恭順可否仿照津沽作為地方官及委員等地主私情酌給牛羊雞鴨等物藉資羈縻伏候

訓示再行遵辦至該處有鞍無馬臣前因慮其私自購置除附近地方本已嚴禁交易外又經密諭臬司於各隘口募地稽壺不准羸馬過境以杜私售惟現在又據咨稟該處又在烟臺山上排隊演陣並試放槍礮等情居民因之驚惶該處無非故作聲勢以逞其恫喝習技業經福山縣委為勸

慈人心始定。臣又即飭福山縣。暨委員等。再往告知該處。既稱本團和好。欲令鋪戶照常生理。何以輒來紮營。占房。鑿井。並又排隊演陣。試放槍礮。恐嚇居民。茲因各該委員。尚未稟覆。一俟覆到。再行據實奏報。

文煜又奏。茲於本月初七日。又據福山縣申報。初二日早。聞該處於初一日。續到之火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餘俱兵械。即在烟臺附近之玉皇山頂。及奇山所。東南一帶紮營。所有續到輪船二隻。並招同前到輪船二隻。一併於初二日午刻。向東南駛去。是兵中廣東人已不少。難保不接踵而來。計圖水陸並進等情。所稟不為無見。

臣查該夷既有馬匹誠如

聖諭固不可自行起營亦不可漫無準備。如果該夷僅止馬一百五六十匹。我兵猶足敷抵禦。前奉高定青州副都統臣恩慶挑備馬隊五百名聽調。現在該夷載馬輪船。雖又帶同前船。併往東南駛去。是否續往載馬。尚未可知。然不能不先就現在情形設防。茲除已調首次奉

旨飭挑之官兵二十名。前往福山一帶。由登州鎮酌飭埋伏外。又經飛咨青州副都統。將前備馬隊五百名。即由該副都統管帶。馳赴登州一帶。擇要駐紮。以為聲援。如該夷駕馬衝突。我師亦即以前項馬隊迎頭抵禦。俾免臨時倉猝。以期

有備。仍不使先行開鑿。一面仍俟該委員等覆到。有甚如何光景。應否。臣親往督辦。再行酌量奏明辦理。

硃批覽奏已悉。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美船駛至烟臺山下。占房開井。有挾制通商之意。當經諭令文煜飭令委員。反覆開導。並設伏嚴防。本日又據續奏。夷務情形。並福山縣知縣陳壽元。往見夷酋情詞。尚為恭順。一摺。覽奏均悉。夷人又占民房數處。並船上載來木料。蓋屋數間。顯係意圖盤踞。在彼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早絕其望。正可使該夷發然思返。足見該商民等尚知大體。不必勒令商人等。照常生理。致拂民情。夷兵往近村搶掠食物。經鄉

團聚眾逐回夷酋聞知。即將夷兵懲治。是該夷尚知畏懼百姓之意。正可迎機而導。使其不敢猖獗。所稱因其情形恭順。擬酌給牛羊雞鴨等物。以示羈縻。此舉殊可不為。夷人如果食物不能充裕。正可速之使去。格外體恤周旋。以後恐應接不暇。設有不繼。轉令該夷有所藉口。如該夷向地方官索求。即告以此處並非通商換約之地。地方官不敢擅專。其民間有接濟食物。私行交易者。仍行一體嚴密禁止。使其不能久留。尤當嚴禁沿海居民。不可為所雇募。並防其乘間搶擄民人。逼令服役等事。朕聞登萊青濱海一帶。現糾團練。向來招募練勇。多屬有名無實。不過為州縣冒銷地步。著該撫飭令地方官。遴選公正紳士。董

司其事均由民捐民辦。不得假手吏胥。尤不可招募無業遊民
及外來之人。免致奸細涇跡。該撫前沐之委員董步雲與該吏
接晤後。如何情形。一俟覆到。即行詳晰馳奏。再本日又據文煜
奏。夫人於續到之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十匹。該撫現
添調馬隊。以備抵禦等語。夫人既有馬匹。恐其計圖水陸並進。
且其船駛往東南。安知非續行載馬。行蹤實為詭詐。居民如有
驚慌。該撫務飭委員。妥為曉諭。示以鎮定。並一面挑選精兵。暗
地埋伏。其登州福山一帶要隘。尤宜添兵扼紮。以防其登岸滋
擾。來聞襲踞。是為至要。

甲辰

或京將軍王明春。竊發於四月二十七日。承准軍機大臣密

寄。四月二十一日奉

上諭。王明春。漕船在山東洋面。被夷船截險。並夷船游駛。演放礮
位。各等語。等因。欽此。著。遵。即。派。員。查。實。

諭旨。馳赴金州。密咨傳知該副都統希拉布。欽遵辦理。並令委員
剴切詳屬。嚴禁愚民勾結導引。詳細確查去後。復准

欽差大臣僧格林沁咨稱。嗣後夷船駛至奉天。如係喫伴夷人。索
要食物淡水。自應概不付給。僅係俄夷。取要食物。即可酌
量應付。亦未便盡如其數。以杜其無厭需索。如有夷船駛
至。應須派人答話。務當揀派妥當之人。不可輕露軍營實

在情形等因。咨會前來。當經督通飭沿海各城遵照留心
辨認。詳慎辦理在案。續准金州副都統咨報。青泥窪於四
月二十三日。又到大輪船一隻。連前停泊夷船。共計九隻。
五月初二日。據金州旗民地方官詳稱。青泥窪灣內大輪
夷船九隻。劫留商船二十一隻。現仍停泊未動。四月二十
七日。和尚島口外。續到夷船十隻。內有小火輪船一隻。時
常出入。似是該夷之信船。人紅土崖遮東之大孤山。見有
夷船一隻停泊。和尚島迤南三山島外大洋。見有夷船二
隻游奕。前後共計停泊大小大輪夷船二十隻。前次劫來
商船二十一隻。尚有外洋游奕夷船二隻等情。馳報前來。

斧伏思該夫犬羊之性。狡詐異常。雖有構兵報復之語。然
津沽戒備甚嚴。或不敢遽然前往嘗試。乃分竄濱海各處。
既在洋面劫漕掠船。肆其克得。復駛入金州荒僻海灣。於
尚不駐兵安歇處。盤踞窩留。演放礮位。故作鳴張。其為先
聲恫喝。擁兵脅和。已可概見。惟陰謀詭譎。反覆無常。不可
不隨時加意預防。庶免墮其奸計。而鄉民貪圖小利。輒為
接濟食物。久必被其脅誘。貽患匪輕。現經督委員。前赴金
州。諄囑該副都統。嚴飭旗民地方官。密禁附近村民。接濟
該夫食物。以杜勾通。而消隱患。其被劫船戶水手。亦即隨
時遣解回籍。毋令久聚滋事。仍按戶編查保甲。認真稽察。

毋稍疏懈。至金州大小海口十九處。而老水貼岸者居多。夷船處處俱可登岸。現在青泥窪等處。夷船愈聚愈多。雖尚無滋擾情事。而防堵最為喫緊。苟惟有仰遵

聖訓。傳知該副都統。嚴飭兵勇。非夷人大隊登岸。不得遽行開礮。仍於陸路擇要設兵。防其窺伺。以冀仰副

聖主慎重蕃防之至意。

硃批知道了。

玉明又奏。正在具奏間。准金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先後咨報。四月二十八日。見有大輪船五隻。並改造商船二隻。駛至大孤山灣內。距岸半里許停泊。內有一隻淺槎。燕

石。該夷因船滲漏。登岸搭蓋帳房三十四架。約有夷人二百餘名。並未滋生事端。同日和尚島。見有夷船五隻。由東南洋駛進。入於二十九日。瞭見青泥窪。復到夷船四隻。大輪船一隻。與前來之船。一處停泊。現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共到大輪夷船三十七隻。除石礁墊破一隻外。有改造商船二隻。劫留商船十九隻等情。馳報前來。等查該夷船隻。日見加增。在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屯聚。又將商船改造二隻。且因船攔礁石滲漏。該夷輒即登岸。搭蓋帳房。暫行棲止。雖據報無別項滋擾。而情殊巨測。尤應加意嚴防。現已飛咨該副都統希拉布。嚴飭旗民地方官。並守汛弁兵。

不分晝夜嚴行戒備。仍應不動聲色。時刻提防。相機辦理。以昭慎重。

諭軍機大臣等。王明奏。夷船陸續駛至。並於大孤山登岸等語。夫人大輪船。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三十七隻。與劫去商船同泊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並因一船墊破。有夷人二百餘名。於大孤山灣內登岸。搭蓋帳房。棲止。實屬心存叵測。不得內其並未滋事。任令久行居住。著王明即知照該副都統。令其揀派明幹員弁。前往曉諭。以該處並非通商口岸。未可在此逗留等詞。婉言開導。令其迅速回船。並將船隻即行駛去。一面督飭地方官嚴密禁止沿海居民。接濟該夷食物。及與夷人錢貨。

交易等事。並防其雇覓內地民人。購買馬匹。務令認真辦理。不得有名無實。該吏食用之物。斷不能多為攜帶。一經嚴斷接濟。勢將不驅自去。即自稱係俄夷船隻。索取食物。可告以此處並非應到之地。亦不能接濟。惟在該將軍等實力防範。毋稍玩視。致涉貽誤。

乙巳廣東巡撫耆齡奏。竊竒前於南雄州逢次。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五日奉

上諭。戶部奏。籌擬廣東軍餉。請飭新任巡撫。妥為收放。一摺等因。欽此。查竒前在江西省城。傳聞粵海關稅務。係仿照江海關辦法。用夷人代收。竒竊以為利權輕畀於人。恐為異日

之志。隨經密為訪查。因道路遙遠。雖有所聞。未能詳悉。欽奉前因。改派委員前往省城。向各銀號確切密訪。該粵海關自夷人入城後。各國商人走私甚多。稅銀短絀。經督臣勞崇光。與前任監督恆祺會商。由上海雇英咭喇夷人唻唻。來粵代收稅銀。於咸豐九年九月底開辦。赴各洋船。並洋行查貨。均係夷人前往。本關書吏。僅憑夷人口報稅銀數目登簿。有無以多報少情事。無從稽考。現在唻唻。仍往上海。又給夷人赫德接辦。計自九年八月二十六日起。至本年閏三月二十五日止。共徵銀六十三萬六千五百餘兩。內佛爾西夷人陸續提去銀三十三萬三千三百

三十餘兩。味刺噎夷人提去銀四萬兩。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夷經費。又暎咭喇佛蘭西二國。共提去填築地基銀八萬八千三百兩。即係填築太平門外沙面地方。將來擬蓋洋樓之處。又提去洋銀一萬八千元。為夷兵防城經費。共被夷人提去銀四十七萬四千餘兩。餘銀支銷通關經費。並撥解軍餉等項。存庫銀兩無多。其各屬完解藩庫地丁等銀。均存儲佛山鎮。應解糧道庫款等銀。運庫監謀銀兩。仍在省城。俱隨時撥入軍需項下動用。並未被夷攫取。查粵海關稅銀。在令夷人代收。實有太阿倒持之勢。蓋粵東與上海不同。上海夷人均在城外。且係該夷重資所在。

既不敢遲動干戈。即不敢強取稅項。而粵東則吏人現踞
城內。關稅官徵官用。尚恐該吏垂涎。一令該吏代徵。愈啟
慢藏之患。蓋知我庫銀已有成數。逐日索取。必盡其所有。
而後已。現在以補遺六百萬經費為名。他日足數。人將別
設名目。以逆其攫取之計。若明欲收回利權。該吏必起而
力爭。轉滋他釁。竊正籌辦間。通藩司周起濱。因公來韶。已
屬令回省。與監督毓清密商。嗣後關庫收到稅銀。無論多
寡。酌提十之五六。解赴佛山。以就近支發軍需。及接濟口
糧為名。另款存儲。以備撥解。餘銀照前補遺該吏經費。使
其不致生疑。如能照此辦理。雖不能即清其源。亦可稍節

其流糧道庫款。及鹽課銀兩。亦令運存佛山。以昭慎重。省城地方。從前原為商賈聚集之所。自該處路城後。多有遷往佛山鎮者。近來商賈貿易。佛山居十之六。省城僅十之四。畏夷人之逼也。但佛山處西北江下游。商賈輻輳。人烟稠密。而形勢散漫。並無城郭。時虞廣西匪艇下竄。居民鋪戶。常有戒心。弩設藉防禦。西匪為名。於該鎮建築城垣。礮臺。置造礮械軍火。守備既固。人心日安。在省商賈將不招而自至。庶利權操之自我矣。現在密訪紳士委員。一俟得人。即行舉辦。現駐省城觀音山將軍衙署等處。夷兵雖祇六百餘人。香港尚有二千餘人。省中旗綠各營軍火器。

城概被收去。城上大礮或釘塞大門。或擊斷兩耳。礮臺折
毀無遺。沙面地基尚在填築。已高出水面六七尺。探聞頃
俟築高一丈。再行蓋造洋樓。沙面河邊為外郡晉省必由
之路。該夷意在以沙面駐兵。扼省城之吭。以觀香山駐兵
拊省城之背。是使我守備全無。得邊其扶制把持之計。去
年冬間。又向督臣勞崇光。以銀五百兩。租九龍之尖沙嘴
地方。現亦修蓋房屋。查九龍與香港對岸。香港乃慈母之
區。往來必須舟楫。九龍則新安縣屬境。陸路四處可通。其
意圖蠶食內地。奸謀甚毒。擊愚昧之見。此時戰守兩無可
恃。惟當認真整頓營伍。先靖內寇。以杜軍威。力行團練。以

國界志。修葺佛山城垣。以收利權。使該夷徒聚省會。空城無所施其伎倆。然後相機收復。該夷因勢駐紮韶州。不進省城。聞欲來招相見。如果前來。勢當不動聲色。妥為撫諭。仍令回省貿易。再該夷在粵省。以萬餘金購買稻草。坊間欲載往天津。紮草人於馬上。用衝頭俾。以當礮火。而以精銳繼進。人云填塞天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千。內一千匹。係向日本國借得。亦均載往天津。應請。

勅下僧格林沁。預為準備。

者齡入奏。奉承准軍機大臣字寄。閏三月初二日奉

上諭。有人奏粵東省城拐場良民。販與外人。行人為之裹足。地方
官代為出示。著即查明參辦等因。欽此。欽遵。委員確查去後。該
據稟覆。差人在粵東利誘內地匪徒。拐騙人口出洋。名為
買豬仔。由來已久。自咸豐七年。外人入城。此風更熾。然是
時尚未設館。係用計誘。捉至差船。一有成數。即便揚帆而
去。約計先後被拐者不下萬口。迨九年三月間。經前撫臣
柏貴。及南海番禺二縣。出示嚴禁。督臣勞崇光到任。亦經
示禁。並拏獲拐匪正法。是年十月間。嘆咭喇。啤喃嗎。呂宋
三國差人。於省城太平門外之迎隆里。設館三所。名曰招

工公所據稱。招內地民人。往西印度。及華拿古。巴島等處。種地。刊刻章程。四處張貼。聲明五年仍准回籍。並將督臣。勞崇光。准其設館。招工。照會。一併刊刻。貼於章程之後。佛。喃。晒。夷。人。又請勞崇光。出示曉諭。各處貧民。有自願往法。國工作謀生者。親赴公所報明。委員會同領事官。查議立。約等語。英。咭。喇。館。招去華人。七百二十餘口。佛。喃。晒。館。招去華人。二百餘口。呂宋館。招去華人。五百五十餘口。多係。壯丁。間有婦孺。跟隨者。其香港之下。環。嶺。斷。龍。兩處。英。佛。夷。亦設有招工館。澳門之紅窗門。三巴門。人頭井。水坑尾。四處招工館。係西洋及呂宋各夷所設。黃埔之長洲地方。

則仍係躉船。並未設館。統計香港、澳門、黃埔。約共招去五百餘口。本年二月。該夷以天氣炎熱。內地民人出洋。易於生病。暫行停止。俟秋涼再招。近日時夷人於藩司衙門前黏貼章程。招雇挑夫。有到地打仗。再加一元之語。勢仗查西洋各國夷人。從前誘拐內地民人。作何驅使。固無從查訪。而近來被拐。及招雇出洋者。民間傳言。該夷用藥水將其數洗。即能鬚髮黃捲。面目黧黑。做充夷兵。壯彼聲勢。以與我軍打仗。惟真夷則鼻高睛綠。做夷則不然。虛實雖不可知。而近日該夷招雇挑夫。竟有打仗字樣。傳言或非無因。自應嚴禁。以杜奸謀。除劉飭南海、番禺、香山等縣督率

兵役及團局紳董隨時查拏禁止。如有匪徒拐賣人口出洋一經拏獲即行正法。並不准愚民自行赴館賣身。違者從重懲辦。儆該地方官查禁不嚴。拏即當指名嚴參。

硃批知道了。

閩浙總督度端福建巡撫瑞璜奏據護理福建水師提督臣蔡潤澤著理興泉永道潘駿章會稟稱閩三月二十七比有佛國三桅大木輪船一隻船身約長數十丈由廣東香港駛至福建廈門古浪與後島豎礁水急衝破折斷兩截內夾兵三百餘人撤赴前到之大輪兵船內於四月初六日卯刻駕駛出口該夾船內所載大藥數萬斤水銀二

十餘萬斤。以及雜物乾糧等件。均已沈失無存。船底牛馬。亦復淹斃不少。探聞欲赴上海合幫馳赴天津。又聞三月二十八日。有花旗國三桅大輪船一隻。內載英兵三百餘名。由廣東香港來廈。亦於四月初六日出口。往北而去。現在添撥兵役。在於各口岸實力防護等情。並據廈防同知俞林稟報相同。弩伏查英倭各國兵船。聯踪駛往北洋。是其意在用兵。情形顯露。天津布置周密。望望精嚴。該夷遠思。煙臂當車。無非自取敗衄。茲據報倭國大輪兵船。由廣東經過閩洋。被水衝破。所載軍火等件。均已沈失無存。此皆

皇上成福。海若效靈。堪以仰慰。

宸廬。

硃批。知道了。

丙午。

盛京將軍玉明奏。竊勞遵奉。

諭旨。當將密咨傳知希拉布。並全州共到夷船三十七隻。緣由於五月初四日由驛奏報在案。茲復疊據全州副都統。並旗民地方官咨報。五月初一初二初三等日。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又到大輪船二十三隻。連前共計六十隻。外有大輪船七隻。在三山島洋面游奕。該夷登岸。將東寺既。

購民房拆毀多間。搭蓋帳房五十餘架。演放槍礮。又在白石洞挖池取水。池旁搭蓋帳房十數架。且於附近村心槍掠牲畜。並據該地方官稟報。現將緊要口岸。仍留員弁瞭望。其距城寫遠之防汛兵丁。並距城較近原存礮位酌量調撥城內。以助兵力。而應急需等情。咨報前來。查該處先在山東洋面劫掠掠船。帶赴金州海灣窩藏。繼又大小火輪夾船陸續加增。一月之內。聚集六十餘隻之多。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接連停泊。時復登岸。將村民房屋拆毀。搭蓋帳房。演放槍礮。又赴附近村心。擄掠牲畜。該處心懷叵測。由漸而入。肆無忌憚。已有滋擾窺伺情形。金

州距海較近。為今之計。城池最關緊要。亟宜固守嚴防。前
因該城兵力較單。曾經奏調燕岳兵三百名。前往豫為堵
禦。屢經督飛咨該副都統。並嚴飭旗民地方官。相機調度。
親督兵勇。加意隄防。豫作準備。惟當此夷船屯聚。防務喫
緊之時。督再四思維。該夷現在海灣登岸。雖已漸肆兇悍。
尚未深入滋擾。但船數眾多。聲勢較重。而東省海疆。為根
本重地。未便稍涉大意。況金城距海切近。仍應厚集兵力。
以資扼守。惟有遵距金六七百里。道路遙遠。不能不豫為
徵調。現經督將前次挑備省城兵五百名。連陽兵二百名。
刻即飛調。副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領。星夜馳赴。

金州與前經調防之熊岳兵三百名合併共計兵一千名均歸奇凌阿統帶該員熟悉兵機今其自行酌量相機防剿以專責成其金州本城兵勇仍歸該副都統希拉布統帶督同旗民地方官酌量緩急隨時調度不分晝夜扼要巡防以期嚴密而免疏虞

玉明又奏。努伏思金州夷情喫緊。亟宜添兵防守。以杜窺伺。而金州之後路海濱一帶。則復州蓋州等處相距較近。水陸交衝。均應厚集兵力。以防竄擾。而資應援。查各城官兵除現有海防之處。不能徵調外。今擬由鳳凰城開原義州三城各挑備兵二百名。廣甯挑備兵一百名。連前挑備

附近之牛莊蓋州兵三百名。共計一千名。仍由省城再挑馬隊兵五百名。作為各路後援。現已咨會錦州副都統。並劉飭各城將。挑取馬匹兵丁。豫為備齊。等仍偵探走情。酌量緩急。隨時調取。擇要布置。以資扼守。惟調兵既多。餉糈浩繁。現當經費支絀。實屬無款可籌。等已劉商戶部兼尹倭仁。府尹景霖。公同商酌。暫應擬用何款。設法措辦之處。迅即籌畫。以濟要需。

硃批知道。

輸軍機大臣等。王明奏。金州續到夷船多隻。調兵防勦一摺。金州地方。先從聚集夷船六十餘隻。在和尚島青泥窪大孤山等處。

俾洎時復登岸。拆毀民居。搭蓋帳房。演放槍礮。擄掠牲畜。顯有窺伺滋擾情形。該將軍因金州城池緊要。將前次挑備省城等處官兵。調派記名副都統協領奇凌阿統帶。馳赴金州。並前調熊岳官兵。均歸該協領統帶。著即責令與副都統希拉布會同旗民地方官。斟酌緩急。妥為布置。惟盛京海口紛歧。各處防兵。總應暗中設伏。以備該夷大隊深入。截擾。若將防兵聚集海岸。夷人窺我虛實。轉得施其伎倆。該將軍惟當密為布置。使夷人知內有伏兵。必不敢肆行登岸。古為妥善。所有防兵。均須辦作民團。不可稍露官兵情形。以為將來轉圜地步。一面遴派長於詞令之員。詢其來意。告以金州並非通商換約之地。不應在此

停泊。且恐居民不容。致生釁端。反傷和好。一面密查該吏動靜。以便豫為防範。前據文煜奏。該吏在烟臺地方。蓋房數間。意圖通商。各鋪戶紛紛關閉。該吏兵搶掠食物。經鄉團逐回。吏首即將吏兵懲治。可見商民深知大體。而該吏畏懼鄉民。亦可概見。此次吏船停泊和尚島等處。該將軍亦應密諭附近鋪商。不得與之交易。並嚴查杆細。禁止居民賣給食物。該吏無可希冀。自可達之使去。至民間驛馬。嚴防搶掠。尤不可令該吏購買。僅有貪利之徒。私行交易。即從嚴懲辦。並當防其誣捏人口。通令服役。該將軍務當認真妥辦。勿得視為具文。

丁和

諭軍機大臣等。前據文煜奏。續到輪船二隻內。起出馬一百五六
十四。復據玉明先後奏報。夷人先後駛至金州海口者。已有船
六十餘隻。在大孤山。和尚島。青泥窪等處停泊。本日復據勞崇
光奏。該夷由上海赴東洋日本國。購馬五六百匹。運至浙江定
海。人赴南洋。曼奈即小呂宋。購馬一千二百匹。運至廣東香
港。已用船裝載北行。其駛至香港兵船。故亦駛赴上海。人數約
一二萬。尚有二三千人。在香港支搭帳房。亦一併登舟北駛。昨
據耆齡奏。亦稱該夷以萬餘金。購買稻草。訪聞欲載往天津。紫
單人於馬上。用銜頭障。以當鞍。大而以精銳。繼進。又欲填塞天
津溝坎。爛泥。免致陷足。復以千餘金。收買寸許厚木板。將載赴

上海打造小船以備天津同時併進之用。又有馬隊三四十。亦均載往天津等語。雖夷人虛聲吶喝。是其慣技。然如該撫等所奏。是購買馬匹。紮造草人。竟是實有其事。該夷詭詐百出。不可不防。天津布置已臻嚴密。不為搖動。然不可稍存大意。尚宜悉心籌度。講求應敵之方。不可掉以輕心。至為該夷所乘。是為至要。又據奏。英夷公使額爾金。遶同佛夷公使噶羅。自伊本國前來。該二酋係咸豐八年在天津與桂良等面議條約之人。因上年噶羅等辭理不善。致啟釁端。是以伊等復來。重理前說。各夷商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屢求伍崇曜等探問。可見該夷雖肆兇悍。未必不希冀說合。仍循前議。僅夷船抵津。未遑動兵。

恒福當派員開導。毋先開釐。如該吏先行開釐。或施詭詐價格。林沁即相機堵禦。總在有備無患。計出萬全。方為妥善。

戊申。

翰軍機大臣等。昨據耆齡奏。報粵海關稅數。內稱佛蘭西吏。合提去關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味刺堅吏。合提去銀四萬兩。均稱係作抵六百萬撫吏經費等語。味吏業經換給和約。尚屬從權。佛吏在天津。雖有二百萬兩之款。現在並未換約。且英佛兩國提去填募地基銀八萬八千餘兩。兵防城經費洋銀一萬八千元。該督未經奏明。何以准其提用。著耆齡密派委員進城。面見勞崇光。詢以各該吏已提銀兩。是否即在和約內所定。

之六百萬兩數內。必須詢明。否則必為該吏所惑。今該吏既已
投用。即將此項存記。以備將來扣除。務須嚴密辦理。該吏購馬
裝船北來。復因嗜首上年辦理未善。頓爾全復。邀噶羅士同來
重理前說。未必非自圖轉圖。各吏尚惟恐兵連禍結。致妨貿易。
屢求伍崇曜等探問。正可藉為轉機。者齡亦當密告勞崇孝。令
伍崇曜等。妥為開導。告以著理欽差大臣薛煥。現在上海。辦理
五口通商事宜。該吏如往上海。將條約議定。大皇帝必格外施
恩。不完上年之事。自可永敦和好。不致兵連禍結。於眾商均有
裨益。僅該吏有在事轉圖之意。即著者齡迅速馳奏。

戊午署理

欽差大臣暫署兩江總督江蘇巡撫薛煥奏。竊臣於四月二十四日。將英俄聯為一氣。頓噴全。噓囉。仍有未滬之說。由驛馳奏在案。茲於四月二十七日。味首華咭翰。來見督臣何桂清。告知俄囉斯使臣。噶納。由京出海口。坐大輪船前來。已於四月二十七日。行抵上海。何桂清詢以俄囉斯使臣來滬何事。坐船幾隻。技首答詞。稱。祇云帶有駐滬領事官回來。共坐大輪船二隻。一係由京起程。一係由俄羅斯本國駛來。尚有數隻。不日可到。噶納。噶在京都。曾任十一個月等語。查俄國使臣。忽然驟至。未審意欲何為。連日亦未來請見。當飭華商楊坊等密探。旋據報稱。噶首。噶首。噶首。

該商等於有意無意間。再四譬解。勸其不必帶兵北行。正在盡力籌謀。今因俄首到此。極力慫恿。喚打仗。並云在京日久。迷及都門。並津沽防堵各情形。言之鑿鑿。諄告噶魯斯。希爾噶。不必誤聽人言。二三其見。竟赴天津打仗。必須毀去大沽礮臺。和議方能成就。而噶首希爾噶。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頓噶。嚕囉到來。即行北駛之議。俄首又許其同去各等情。臣查夷情反覆。本已變幻靡常。今俄首到滬。又從中作事。尤覺難於措手。而頓噶嚕囉。外間傳聞不日可至。迄今尚未見到。第聞該二首並船而來。是已聯為一氣。現雖暗用離間之計。竊恐陰謀固結。

一時難以離間。且味首甫到。俄首旋即踵至。是該首等明
係相約而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要挾骨制之計。夫情巨
測。至宜嚴防。臣與督臣何桂清。仍當再為設法。阻其用兵。
俟嘖嘖陰囑囉到日。察看動靜。視其所向。相機排解。總當
力阻北行。如能即在上海定議。臣等再當奏請。

恩施格外。由示懷柔。俾該夷等畏威服德。不致再生枝節。中外幸
甚。

硃批另有旨。俄夷恣恣。味味。不過為於中取利。此時應密飭華夷
兩商。設法離間。

翰軍機大臣等。前因何桂清等。欲借夷兵。現復蘇城。量經諭令薛

換阻止。茲據薛煥奏。俄首抵滬。恐德倭佛北來打仗。並募勇及
 雇夷勇親督進剿各等語。俄使使臣嗚喇學。行抵上海。極力慫
 恿倭佛打仗。嗚首。布首。為其所惑。主戰之意愈堅。有不候頌噶
 二酋到來。即行北駛之意。俄酋並許其同去。其為各夷相約而
 來。互通消息。狼狽為奸。俄酋希圖於中取利。已無疑義。現在惟
 當暗用離間之計。密囑華夷二商。相機排解。告以俄酋在京。屢
 有幫助中國之說。此次未必非誘令倭佛前來。使受懲創。意圖
 見好於中國。不可聽信俄酋之言。致乘和議。天津已有準備。即
 來打仗。未必即能取勝。徒勞無益。且去歲費由彼開。總將四事
 挽回。即在上海將條約議定。再行換約。此後永敦和好。豈不甚

善不但現在將噶首佈首安為羈縻不可令其驟然北駭即頓首噶首到來亦當設法攔阻婉言開導薛煥現署兩江總督五口欽差大臣事權歸一責無旁貸不得以挽留不住為辭復蹈何桂清故轍方不負委任昨據耆齡奏稱吏由廣東海關提取稅銀三十三萬三千餘兩抵扣天津和約內所議賠項兵費該吏既遵和約提銀更不應附和噶吏前來尋釁如此密為勸譬離間噶噶以破其陰謀固結阻其北行不致再生枝節方為妥善至借用吏兵本非善策後患不可勝言該撫已由吳煦雇募呂宋吏人一百名作為吏勇欲帶赴嘉定太倉崑山一路會同民團相機進剿呂宋雖與噶噶不同然究係噶吏黨與且據耆

崇光奏稱。倭夷由呂宋購買馬匹等語。難保呂宋內不無倭夷。況夷勇百名。亦無濟於事。務當量為遣回。毋使夷人得以藉口。該撫現在責任綦重。不得輕離上海。致誤事機。惟有嚴飭帶兵將弁。節節進取。以圖規復蘇城。是為至要。

華嚴經疏
卷之五十二